

中国的语言真美妙。有些字字面上和实际的意思正好相反,褒义的词表达贬义的意。如“说的比唱的好听”,并不是真的认可你的表态,而是讽刺你口是心非。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说的真的有比唱的还好听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十佳广播文艺节目上《午夜星河》创办人、“全国广播十佳节目主持人”、“金话筒”陆澄说的就是好听,绝对比一夜成名的“超女”唱的、比电视连续剧结尾嚎的好听千倍万倍。

听陆澄说话是一种享受。他的声音是经过磨床磨过的,是用漂白粉漂过的,是过滤器过滤过的,糯糯的、滑滑的,没有一点儿杂质,就像喝五粮液,一到嘴边就滑进肚里。所以我周围的不少人都喜欢听

很早就知道赵剑敏先生了,他是上海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历史,长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曾在京、沪、港、台等地出版《盛世魂》《竹林七贤》《皇冠与凤冠》《远去的牧歌》等著作,《盛世魂》和《竹林七贤》还由韩国首尔时代出版社推出了韩文版。这些著作,不仅取材独特,构思巧妙,而且行文讲究,读之有味。

我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后,许仲毅兄告诉我,剑敏的那本列入北京三联书店和台湾锦绣文化企业联合出版的《中华文库》系列的《盛世魂》只是原作的一个节本。于是我想,这种细分的断代史、历史的大散文,是不错的体裁,而且前几年我策划出版的“盛唐研究丛书”,虽然是纯粹学术性的著作,也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所以希望剑敏将《盛世魂》原稿略作修



米舒先生:我发现社会上有一股风,借中国古典名著炒作,胡编乱造,愧对名作。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华山医院 金枢

金枢医生:您提的问题,很值得影视界重视。《红楼梦》海选风潮迭起,重拍《三国》也是褒贬不一,最近《西游记》新版本又在人造声势,早已深入人心,随意“创新”,借海选来大造声势,而不在剧本上下工夫,在精心制作上动脑筋,我认为,耗资千万,甚至上亿的财力,有多少观众会买账。

同样在图书市场上,借“四大名著”派生出不少游戏之作,其艺术生命力很贫乏。为迎合部分年轻观众、借名著炒作赢取暴利,这并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说得客气点,这是糟踏名著,如把唐僧写成风流人物,孙悟空成了青年后生,实在愧对吴承恩先生当年的精心构思。

不仅是“四大名著”,就是一些影响大的文学作品,改成影视剧也很难获得大众认同。金庸的武侠小说,已搬上银幕与改成电视剧有多个版本,金庸本人曾对我说过,他很少有满意的。我作为一个武侠小说研究者,也对改编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过质疑。如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改编并不如原著,让李亚鹏演令狐冲就是一个致命败笔。

劝热衷改编名著与历史剧的同志,还是要多看看“文化中国”,康熙、雍正、乾隆与汉武帝、永乐大帝的改编者闹了不少历史笑话,观众也切莫把戏说历史当真,因为缺乏历史常识的编导们玩的只是“戏说”的本事。同时,对老片重拍也要慎重,拍不出新意,观众爱看吗?

他说话,做他的“粉丝”。所幸这几年同陆澄接触很多,可以经常听到他的金声玉语。陆澄一谈起朗诵,他就来劲,就拼死拼活地干。他于朗诵艺术,心里有一团火,不断在释放,不断在燃烧。

陆澄说话为什么有魅力?读他

朗诵艺术与文学修养

丁锡满

的新著《诗歌朗诵艺术》,才知道说话也是一门学问,大有讲究的。话剧演员、广播电视的节目主持人,他们的梵音妙语之醇厚清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修炼的成果。这种修炼既有语言本身的锻炼,更多的是文化知识的修养。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才会深刻理解诗人、作家创

大唐开元时代

李伟国

订以后交我社出版。于是借手机上通话,相约煮酒论文。

不久有了机会,席间赵先生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细说中国历史系列中,那本《细说隋唐》就是他写的,我这才想起来,剑敏原来是我们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老作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向来以出版历史著作见长,通史性《中国通史》《中国断代史系列》《黎东方讲史》《上下五千年》等等,与历史相关的学术著作更多,成套的就有《中华文化通志》《中国专题史系列》等,近年来,又开辟了《人文社科新著》《人文社科新论》《历史人文大型专著》《历史人文大

莫乱搞名著

米舒先生:我发现社会上有一股风,借中国古典名著炒作,胡编乱造,愧对名作。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华山医院 金枢

您提的问题,很值得影视界重视。《红楼梦》海选风潮迭起,重拍《三国》也是褒贬不一,最近《西游记》新版本又在人造声势,早已深入人心,随意“创新”,借海选来大造声势,而不在剧本上下工夫,在精心制作上动脑筋,我认为,耗资千万,甚至上亿的财力,有多少观众会买账。

同样在图书市场上,借“四大名著”派生出不少游戏之作,其艺术生命力很贫乏。为迎合部分年轻观众、借名著炒作赢取暴利,这并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说得客气点,这是糟踏名著,如把唐僧写成风流人物,孙悟空成了青年后生,实在愧对吴承恩先生当年的精心构思。

不仅是“四大名著”,就是一些影响大的文学作品,改成影视剧也很难获得大众认同。金庸的武侠小说,已搬上银幕与改成电视剧有多个版本,金庸本人曾对我说过,他很少有满意的。我作为一个武侠小说研究者,也对改编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过质疑。如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改编并不如原著,让李亚鹏演令狐冲就是一个致命败笔。

劝热衷改编名著与历史剧的同志,还是要多看看“文化中国”,康熙、雍正、乾隆与汉武帝、永乐大帝的改编者闹了不少历史笑话,观众也切莫把戏说历史当真,因为缺乏历史常识的编导们玩的只是“戏说”的本事。同时,对老片重拍也要慎重,拍不出新意,观众爱看吗?



书友茶座

作的本质,才会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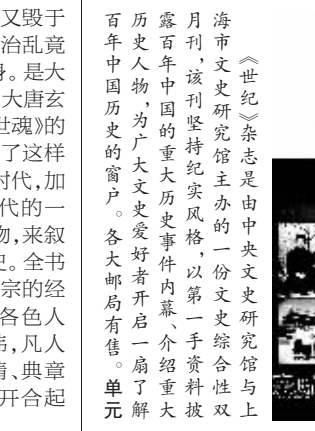
从陆澄的专著《诗歌朗诵艺术》中我感悟到,做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广博的文化修养。在最近举办的解放日报《文化论坛》上,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同志就专门论述这方面修养的重要。我们很多同行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我们经常在报纸的副刊上看到引用古人诗词的错字,对于这种错字,如果你有古典文学的修养,懂得诗词格律,即使没有读过原作,也会一看便知的。

多才才会多艺。陆澄之所以荣获“金话筒”称号,他的朗诵艺术,就来源于他的高才和博知。

《《诗歌朗诵艺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落,挥洒自如。

作者特别佩服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来自地中海周际的史册,似乎更具多样性、具象性、文学性,更靠拢历史现场,更接近社会生活的本初状态,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激情。于是《大唐玄宗时代》就采用了中西合璧的写法,从玄宗被立为太子和登上皇位说起,详述政治、外交、经济、科学技术、风俗、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面,探索盛衰、祸福、成败,探索儒释道共与相究的天人之际,不仅视角独特,而且很有文学色彩,是一部既可以一口气读下去,又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



指画艺术是奇葩

吴伦仲

画好玩技艺,民间时常见有人以指画为业挣钱赢利,易流于匠气,或江湖气息太重,俗不可耐。但滕国俊能够很正确地处理指画与国画之间的关系。

因其指下有气韵,能得心应手,指随意走。更难得的是,其创作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在指画领域中脱颖而出,终于独树一帜,显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境界。

指画原是中国画的一个分支,是文人水墨画的一种变格,可追溯至唐代。前有清代大家高其佩以指代笔,独创一派。现有近代大师潘天寿先生、钱松喦先生也创作了许多挥洒自如,极具趣味的指画佳作。

滕国俊先生幼年家境贫寒,他自学素描、油画、中国画坚持不辍,毅力非凡。后有幸得到指画大师白也先生授艺指点,画技日臻成熟,再经30

花整整三天功夫,饶有兴致地读完张昌华先生的新著《曾经风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那众多前辈文人的不同风采的背影让我目不暇接,他们的高洁人品令我高山仰止,心潮难平。

全书33篇文章,写了38位人物(涉及5对伉俪),他们是中国现当代史上色彩斑斓的名人雅士。除现龄102岁、“仍然风雅”的周有光先生外,余均已作古遁入历史深处。惟其如此,我们才更感到作者历十年之久写成此书,竭力为我们保留下那些渐行渐远的卓尔不群的背影,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作者在序言中自述写本书的目的是:“尽管‘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往事的‘朱颜’已退,但当年的‘雕栏玉砌应犹在’!我将这些碎了”的“青瓷”重新拼接,试图还原历史底稿上这些雅士的本色。”应该说,这个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较为圆满地达到和实现了。

一是对人们熟悉或比较熟悉的名人往事,作者总是努力坚持他人已写我不写或少写的原则,常以“毋庸赘述”一笔带过,或另寻新角度,如写顾颉刚,系“就他生平与师友间的恩怨是非梳理成文”;或抓住别人语焉不详甚至扑朔迷离之处“饶舌一番”,意在弄清事实真伪,如写梁漱溟与冯友兰“文革”后的交往。

二是求“真”不求“全”,以经过严格考证的史实为基础,用平实的语言写知识分子的苍茫心史,选生动的细节力求以一当十地显示人物精神风貌。正因为选材用心、认真和仔细,所以,即使已有多人写过的辜鸿铭、梅贻琦、张中行等,今再从《曾经风雅》中读之,仍会有新的发现,依旧兴味盎然。

三是作者把赤子之心和率真之情

定为人物“风雅”的核心,这样,无论写辜鸿铭的“怪”、吴宓的“痴”,还是写梅贻琦的高洁、蒋梦麟的“有种”,都是有声有色,有德有情。激愤时他们金刚怒目,动情时他们菩萨低眉;什么时候他们也不会向强权折腰,更不会为一己私利而向世俗摧眉。他们乐则大笑,悲则痛哭,怒则狮吼,愤则大骂,其一言一行,莫不显得坦坦荡荡,磊落光明!作者努力写出这等“风雅”,不止是试图为这些名人雅士在历史上留下一尊尊供后人瞻望的不朽的塑像,更是为当今广大知识分子立做人的标尺,树道德的楷模,特别希望此等“风雅”不能成为广陵散式的传奇,期待体现这些名人雅士身上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读《曾经风雅》,我们在为那些名人雅士的高风亮节感动的同时,还会有一种文化的沉痛在我们的心中隐约起伏,特别是写陈寅恪、吴宓、张中行、施蛰存等篇,其味悲壮苍凉,其情难以尽述。在大革文化命的浩劫年代,他们首当其冲地遭受受到不公正的甚至非人的待遇,身体的摧残,人格的污辱,有的甚至含冤死去。即便如此,他们不改初衷,虽九死

而不悔,仍表里如一,通体透明,这该是一种何等的圣洁无比的“风雅”!

张昌华先生是一位资深编辑,也是一位潜心于现当代文化史料收集整理的有心人。因为编辑工作之便,他就有了零距离接近许多名人的机会,获得他人不易得到的直观印象和珍贵资料,在写作时如鱼得水,且有“独家新闻”之优。《曾经风雅》堪称是一本厚重可读之书。张昌华先生的新著,让我们得以重温已渐行渐远的众多名人雅士的不凡的风采。

的“多面手”,除了上述的随笔散文、专访特写等类文字之外,还撰写过内容厚重的历史小说。本书中收录的一个长篇《江南书读史》、教书人、写书人,这三栖似亦可表述为:“读过了,教过了,写过了。”苏君说,三栖之乐,乐以忘忧,此生夫复何求!

《我情依旧》便是苏君“写过了”的又一个文本,或可称为“合集”。书中各辑有迷恋书香的随笔,有抒写亲情的散文,有乐山乐水的游记,有人生故事的记述……浓淡短长,不拘一格;轻吟深叹,各有异趣。虽然涉笔的对象不同,却无一不内蕴着一个同样的元素,这就是“情”字,如苏君自己慨言的:“我的亲情依旧,爱情依旧,友情依旧,对书籍与大自然的钟情依旧。”正因为“情”融其中,所以这些文章便显得动人而且感人。

苏君可以说是写作

社科出版社出版)

两卷为已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中国谚语集成·上海卷》已

经全部出版。该书共搜集民间故事19909篇,歌谣23259首,谚语87469条,共计2411万字。作为远东第一大会都的旧上海,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移民的传统民间文学。民间口头文学不仅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资料,并可为文艺创作提供借鉴。对整个上海文艺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留给历史的辉煌作品。

华明

首部上海民间故事集成出版

近日已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

该书由阮可章担任主编,共155.5万字,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是在全市城乡深入开展普查的基础上,历时十多个春秋经五易其稿编纂而成。这是上海建城700余年来第一部民间故事的大规模结集。至此,规模宏大的上海民间文学集成三部市卷即国家卷(另

伊人

三栖书人

情依旧

华明

首部上海民间故事集成出版

近日已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

该书由阮可章担任主编,共155.5万字,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是在全市城乡深入开展普查的基础上,历时十多个春秋经五易其稿编纂而成。这是上海建城700余年来第一部民间故事的大规模结集。至此,规模宏大的上海民间文学集成三部市卷即国家卷(另